

“弘一法师”袭布衣，端坐在舞台上，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兵，神情坦然，言语犀利如刀。

这是9月18日晚上在鸡鸣寺讲堂上演的话剧《最后之胜利》中的一幕，81岁的游本昌再次登台，却全然颠覆了昔日饰演济公时，那个嬉笑怒骂的形象。

弘一法师、游本昌，这两个与南京颇有渊源的大师，相遇在舞台上。

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



《最后之胜利》剧照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当游本昌遇上弘一法师



81岁高龄再登台

2011年，游本昌决定再次登台，出演话剧《最后之胜利》中弘一法师时，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听错了。1933年出生的游本昌，当时已经78岁，虽然身体不错，但不管怎么看，都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。

可游本昌不管这些，他说，之所以在如此高龄出演弘一法师，是因为要让更多人知道弘一法师。

“弘一法师在近代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非凡，他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，又是中国现代歌剧的启蒙者，诗词歌赋音律、金石篆刻书艺无不精通，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大家我们了解得太少，甚至有人知道弘一法师，知道李叔同，就是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人。”游本昌说，除了希望向普

通人介绍这位近代文艺先驱的艺术修为，弘一法师“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”也是游本昌着力体现的：“他是一个有着如此之高艺术修为的人，却在38岁时遁入空门，他为什么这样做，又是为何能坚持这样做，这是一个谜，剧中我们将给出艺术化的解析。”

《最后之胜利》改编自吕建华编剧的《悲欣交集》，由游本昌的女儿游思涵亲自挥笔改编，提炼浓缩了弘一大师晚年生涯中的点滴事迹，并更名为《最后之胜利》。

剧中弘一法师作为德高望重的佛教高僧，面对一位十五岁少年对他的苛求，却不以为忤，欣然接受意见，进山闭关，钻研佛法，潜

著书；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威逼利诱，他心如磐石，以殉教相抗争；在弥留之际，他回顾自己的一生，评价自己是“一事无成”“一钱不值”的“二一老人”。他写下“最后之胜利”几个大字，表达了他对抗战必胜的信念，鼓舞了世人的斗志，最后，他感受着“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”般的愉悦，“悲欣交集”地离去。

2014年9月18日，《最后之胜利》来到南京，此前，游本昌已经在北京、天津、深圳、杭州等地演出。之所以选择9月18日在南京演出，是因为对于南京来说，这一天有着特殊意义，而对于游本昌甚至李叔同来说，南京也同样有特殊意义。

家住南京武定门

“南京是我的家乡，我老家住在武定门。”游本昌1933年出生在江苏泰州，但是从小跟随父母在南京长大。据游本昌回忆，小时候他们家生活并不是特别富裕，在南京也没有房产，就借住在城南武定门附近一所小房子里。从小他就喜欢到夫子庙附近看老艺人表演白局、相声、魔术等绝活。

“我是解放后，在南京学生汇演中，因主演了独幕话剧《胜利之歌》的男主角——老教师而夺得了特等奖，于是，便被保送到上海戏剧学院。”游本昌回忆起当年的求学生涯。1956年，他毕业分配到中央实验话剧院，开始在北京闯荡，一直从事

话剧工作，虽然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坎坷，直到1986年一部《济公》才让已年过五旬的游本昌一炮而红。

在成名之后，游本昌还是每年回南京看看，祭拜一下双亲，“我父母都埋葬在南京麒麟门外白龙山的思亲陵。”

相比起游本昌，李叔同只是南京的过客，他的印记却同样流传至今。

“大哉一诚天下动，如鼎三足兮，日知、日仁、日勇……”南京大学的校歌创作于1916年前后，该歌就是由李叔同制谱，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（南京大学前身）首任校长江谦先生作词。

当时，李叔同已经名满天下。这

位出生于天津的才子，小时候就被称为神童，后来迁居上海，在上海，李叔同一边接受较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，一边又吸纳了“西学”的精华。

1905年，李叔同东渡日本，学习绘画的同时，又入音乐学校研究乐学与作曲，业余还研究戏剧。当时，李叔同并不反感这个邻居，而且羡慕明治维新带来的新气象，在日本期间，他还与一位日本姑娘相爱。

1915年，36岁的李叔同应校长江谦之聘，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，在假日倡立金石书画组织“宁社”，借佛寺陈列古书、字画、金石。

“三层楼”的人生

《最后之胜利》中的时间，是1942年。

当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11年，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已经24年，昔年那个确立“以美淑世”“经世致用”美术教育观念，创办“春柳社”引进话剧，填下骊歌中的不二经典《送别》歌词的风流才子已经是垂垂老矣，深居山中的云水高僧。

游本昌的扮相，早就没有了济公的影子，他消瘦的身材包裹在素色的布衣里，端坐在禅床上，口中念着佛经。因为一位少年居士的来信，弘一法师已经多年不曾下山了。

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威逼利诱，他心如磐石，以殉教相抗争。因为战争，他把山中的食物送给了参加抗战的小徒弟，同样因为战争，这位徒弟却牺牲于榴弹之下。

在弥留之际，他回顾自己的一生，评价自己是“一事无成”“一钱不

值”的“二一老人”。他最后写下的文字是“悲欣交集”，哪怕到了弥留之际，这幅字依然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

高僧的神态被游本昌演绎得活灵活现，不管是悬腕题字，还是充满悲喜矛盾的心情，都让台下的观众赞叹。

整个演出持续了一个半小时，对于一位81岁的老人来说，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，但游本昌乐在其中，“我的身体很好，对于一名演员来说，身体就是本钱，所以我一辈子没有不良嗜好，严守戒律，就是为了保持身体的柔韧性和可塑性。”

精彩的演出让现场掌声不断，当游本昌出来谢幕时，一位从影一生的演员，终究与另一位大师的形象结合在一起。

丰子恺曾经说其师傅弘一法师有“人生三层楼”的理论：“人生可以分成三层，一是物质生活，二是精神

生活，三是灵魂生活。物质生活就是衣食。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。灵魂生活就是宗教。‘人生’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。懒得（或无力）走楼梯的，就住在第一层，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，锦衣玉食，尊荣富贵，孝子慈孙，这样就满足了。这也是一种人生观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，在世间占大多数。其次，高兴（或有力）走楼梯的，就爬上二层楼去玩，或者久居在里头。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。还有一种人，‘人生欲’很强，脚力很足，对第二层还不满足，就再走楼梯，爬上三层楼去。”

“我希望让观众由这个作品看到大师‘三层楼的人生’，我们很多人现在只在第一层楼，甚至是在阴暗的地下室，而三层楼才是崇高的、纯净的。我们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：简朴、真实、自律、悔过……就像提供了一捧清泉，淡雅，却让人纯净。”